

張大千傳

(三十)

湖山之思



王家誠

三十七年夏秋之間，在成都授徒和埋首創作的張大千，因甘肅省議會提案請教育部「嚴辦借名網利破壞敦煌古跡之張大千」，心緒十分懊惱（見《故宮文物月刊》期二二四，本文章三），他告訴安慰他的友人。

「自己當年借眾人歷盡艱辛，在敦煌吃苦三年，為之舉債累累，投資巨款，並弄得幾乎傾家蕩產，不過是為替國家開發一項事業，發揚民族藝術國光而已。自己在敦煌時處處小心，愛護還來不及，不求有功，但求無過，這『破壞』二字從何說起？真是豈有此理！」（註一）

甘肅省議會郭永祿、亢維斗等參議員，並不以通過控張案為滿足，進一步電請在南京的省籍立、監委配合，提出糾彈案。一時之間由地方到南京報紙紛紛報導，加以政府中某些有心人士響

應，鬧得鼎沸。

國大代表竇景椿，父親曾任敦煌警察局長，其兄為敦煌教育局長，本人又曾隨于右任到過莫高窟，親見壁畫誤遭縣府人員（一說為軍人）剝落情形，力為大千辯白。除在記者會發言，更為文細述經過情形。

八月下旬，中央研究院在院內舉辦「敦煌藝術展覽」，展出敦煌藝術研究所常書鴻所長及十餘位研究員六年來的研究成果；含臨摹品及壁畫、佛像攝影七百四十多件。教育部長朱家驊趁常書鴻到南京辦理展覽期間，和常氏詳細討論控訴張大千案件，常氏仗義直言，表示純屬子虛，絕無此事。

教育部乃覆文甘肅省府，轉致省議會結案。

公事雖然告一段落，只是社會和輿

論的猜疑、抨擊，一時仍難平伏；大千也僅能但求問心無愧而已。

△ △ △ △ △

時近中秋，大千應許帶學生前往敦煌參觀，因甘肅省議會的控案，被迫取消，唯恐從北平、上海遠道入蜀的學生失望，改以峨嵋山寫生和賞月來代替。

大千請弟子蕭建初為領隊，率木船兩艘，上載曾慶蓉、黃凝素（此際凝素與大千感情雖已破裂，似尚未搬出張家）、楊宛君二位夫人，嘉德、心瑞堂姐妹，及學生、女傭等共十六、七人先行啓程。大千表示隨後由陸路前往。

出發前，大千在昭覺寺作〈峨嵋鳥瞰〉圖，款中述登峨嵋絕頂下視嘉州景色。後識：

「戊子秋將欲攜門人子侄重游峨嵋乘興為此。爰時在成都昭覺寺。」（圖一）

依潘貞則記述，大千另畫游山地圖交給建初。

農曆七月廿一日，周企何冒暑來訪大千，談笑甚歡，大千作〈芍藥〉圖以贈，後識：

「明日予又將南登峨嵋也。爰」（註二）

不過，有關這次峨嵋之遊，大千作品題識和弟子的記述，頗有出入；潘貞則記：



圖一 三十七年農曆七月大千計畫登峨嵋時所作〈峨嵋鳥瞰〉圖。



圖二 三十七年中秋前一日，大千作〈青城秋景〉。

「後因洪水沖斷公路橋，老師此行未果，改往青城山小住，之後於九月二十二日乘飛機去上海。」（註二）

大千改遊青城，有他中秋前日從青城山回來所作〈青城秋景〉（圖二）可為佐證，上題：

「戊子中秋前日青城遊歸，寫道中所見，似與周仁兄法家正之。蜀郡張大千爰」。

大千詩文集中的一闕〈拜月慢〉詞

（註四），下註：

「戊子中秋登峨嵋舊作」；使一些研究大千生平者如墜五里霧中；弄不清三十七年七月下旬至八月中，大千到底登峨嵋或游青城？推測集中〈拜月慢〉係晚年憶寫，有可能誤記了那一年所作。

農曆八月下旬，大千雯波偕飛上海，專程為李秋君祝壽。

大千、秋君都生於光緒二十五年（一八九九），時光流逝，轉眼都是半百

之人；因此上海友人要為他們合慶「百年壽誕」。

預定游峨嵋之前，大千就命學生各畫一幅畫為秋君祝壽，合成一本十八幅的冊頁。秋君屬豬，潘貞則便受命參考莫高窟北魏壁畫，畫了幅線條飛動，形象奇特的豬。

農曆八月廿四日，大千作設色〈秋水春雲圖〉，上題：

「戊子八月廿四日
寫頌秋君三妹親家五十生日 張爰再拜」。

各種祝壽禮中，最凸出的是陳巨來用雞血石刻的仿漢白文印〈百歲千秋〉；祝賀百歲合壽的印文，妙含大千和秋君兩人的名字。秋君豪情萬丈地邀大千立即合作山水一幅，鈐上〈百歲千秋〉大印作為紀念。並相約爾後二人合作五十幅畫，加上各人分作互題的作品二十五幅，合計成百幅之數，一律加鈐此印，大千深表贊同，賀客齊聲喝彩。

大千夫婦停留上海期間，秋君和雯波頗為投契。

陳和平所著〈張大千兒子之死〉（註五），指與大千相差近二十歲的雯波，婚後生下一女，取名「心碧」，僅一歲半就因先天性心臟閉合不全和急性腦膜炎早夭。民國三十八年農曆四月初十生子「心健」。

依此推測，年方二十一歲的雯波，此時家中有個生命脆弱的女兒，同時有了兩個多月的身孕。秋君把雯波當學生一般地教導：大千的性情、習慣和健康，該如何照顧他，幾乎無所不談。

有一次，大千由二人合壽，談到這年農曆四月初一他在成都昭覺寺避災後驚險的一幕：

大千三十幾歲時，在友人宴會上邂逅安徽命相家彭涵峰。朋友一再慫恿彭氏為大千看相；涵峰推辭不過，只好直言相告：

「張先生恕我直言，我恐怕你難過五十歲生日這個大關」大千追問何以見得？涵峰說：

「你的鬚根竄過喉結，這就是難過知命之年！」

大千半信半疑地拉起鬚鬚，眾人一看當場楞住，又粗又硬的鬚根，果然漫過了喉結。

到了五十歲生日，大千聽信命理家的說法，到成都東北的昭覺寺去避災。為了不掃家人好友為他擺酒賀壽的興緻，他答應當天晚上避過了災難，便回家吃壽酒。

時至下午，約莫生辰已過，由好友周企何帶頭，到寺中迎請壽星。一共叫了四部黃包車，找一輛軟座的請大千乘坐，大千禮讓一位長執先坐，自己則選

乘年輕車夫的車子。黃包車夫多有爭強鬥勝的習慣，車子上路不久，年輕力壯的車夫便按著喇叭超車搶先。邊跑邊說：

「我跑得他們追不上。」

「是麼，他們要我坐軟墊子的我都不坐，就是選中了你。」

車夫聽了大為得意，衝刺得越猛。待後面有人怕生危險，喊他慢著點時，年輕車夫回頭詢問，一個失神被輛急駛而至的汽車迎面撞上。大千一陣天昏地暗的翻滾之後，從路邊爬起時，竟毫髮無傷，轉頭一看，黃包車被撞得稀爛，可憐的車夫，就此倒地不起。（註六）

有感於北方內戰所造成的社會不安，時局混亂，和生命的脆弱，秋君把大千的手放在雯波手中說：

「大千是國寶呀，只有妳是明正言順的可以保護他，照應他，將來在外面我就是想得到他也做不到啊，妳才是一輩子在他身邊的，還得妳多小心，別讓他出毛病。」（註七）

大千心瑞、心沛兩女，都曾過繼秋君名下，秋君以她家族的排名，把二女分別命名為「李玖」和「李玖」，侄女嘉德也拜秋君為「寄父」。

以前大千和秋君合購墓地，相約生不能同衾，死後可以兩穴相鄰。百年合壽之後，秋君半認真半玩笑地說：「你

甜美的柔情蜜意沒落到被冷落拋棄，怎能不悲痛傷心？可是舊日的情愛溫暖著宛君，她存著幻想，大千能否再回到她身邊？大千以前不是也鬧過李秋君、春子等桃色事件嗎？日子後來仍舊美滿。

「不，我絕不離婚！」宛君斬釘截鐵地說全。」（同註五）

農曆九月底，大千偕雯波、弟子糜耕雲飛往北平，探望徐悲鴻夫婦和齊白石等好友。

這時的北方局勢益形混亂，據天津來的友人表示，海河碼頭，擠滿了難民和逃散入關的官兵，擠得船班無法如期開航。流通在市面的法幣，形同大堆廢紙，學生要以一袋袋白麵繳交學費。

被政府和民眾依為北方長城的傅作義將軍，處於和戰不定的狀態。為了北平這數百年文化古城，悲鴻打定主意，開會時要藉機建議傅作義，共軍一旦南下北平以局部和談，保全文化古城為上策。

在悲鴻家中，適逢受聘為藝專國畫科主任的葉淺予在座，大千、悲鴻分別取出珍藏的〈夜宴圖〉和〈八十七神仙圖卷〉欣賞。

和夜宴圖堪稱現存唐畫雙璧的八十七神仙圖卷，悲鴻可謂得之偶然。

民國二十六年五月，悲鴻應香港大學之邀舉行個展。其間港大許地山教授

有三位太太，不知誰先過世？運氣好的才得跟你同穴合葬。」

隨即提筆為大千寫了三種墓碑；同一墓主，三位不同的配偶。大千接過筆，也寫了幅：

「女畫家李秋君之墓」（註七）

大千與雯波結婚，已經是四位太太，秋君口中的「三位太太」，除掉的當是訛離未久的二夫人黃凝素。

凝素與大千結合二十五年，生育子女十一人，見大千風流成性，因此不僅沉溺於賭博，且與一位年輕的會計牌友漸生感情。對感情生活一向唯我獨尊的大千，自然是一種傷害；數年後傳記作者謝家孝訪談時，他輕輕描淡寫地表示，她在一牆之隔的房中，不但忽略了牠，可怕的麻將聲也影響他作畫。

「妳究竟要麻將？還是要我？」他問凝素。

「要麻將！」她怨懟地答，兩人因此決裂。（註八）

凝素遷離張家後，宛君搬到沙河鋪，和素不相能的曾慶蓉同住。宛君前往凝素和會計同居處探望時，凝素鼓勵已遭冷落的她，何不早日離開秦暮楚的大千？〈張大千姬人楊宛君的故事〉作者陶洛誦，描寫宛君當時的心境：

「宛君何嘗沒看到自己悲涼的前景呢？張大千現在一心就在別人身上，從

約他同往一位德國婦人家中，看待售的中國書畫。偶見一幅絹底白描人物圖卷，畫著八十七位神仙列隊前進，頗類北宋武宗元所作的〈朝元仙杖圖〉；但在歲月摧殘下，不僅圖卷上方部分破損，白色絹底也變成了深褐色，畫雖無款，推測創作時代不下於三唐。悲鴻當下不惜重金買回這流失在外的國寶。

七七事變前悲鴻返抵南京，細加鑒賞，作一千兩百多字長跋，中有：

「前後凡八十七人，盡雍容華妙，比例相稱，動作變化，慮闌干平板，護以行雲，餘若旌旛明器，無一懈筆，游行自在。」（註九）

當時大千適在南京，見畫大驚，斷為唐畫，聽到的人疑信參半。

抗戰期間，此畫不知何故遺失；戰後又奇蹟似的物歸原主。經過敦煌面壁三年的磨鍊，大千眼界益寬，重睹此畫時，確信和朝夕摹寫鑽研的唐朝壁畫風格無異，乃應請長跋卷後。

敘述十二年前南京看畫的觀感之後，也把夜宴圖和神仙圖作了一番比較：

「曩歲，予又收得顧閔中〈韓熙載夜宴圖〉，雍容華貴，粉筆紛披。悲鴻所藏者為白描，事出道教，所謂朝元仙杖者，北宋武宗元之作實濫觴於此。蓋並世所見唐畫人物，唯此兩卷，各盡其妙，悲鴻與予得寶其跡，天壤之間，欣

快之事，寧有逾此者耶？戊子十月大千張爰。」（註十）

家住跨車胡同的齊白石，年高八十八歲，依舊創作不輟，見雯波對他執禮甚恭，聰明又有繪畫基礎，主動要收為弟子，雯波含笑拜師，白石面露喜色，作畫為贈。

與于非闇、王雪濤、李苦禪等在烤肉宛歡宴，到張伯駒家中賞玩宋徽宗〈雪江歸棹圖〉和歷代名畫後，大千偕徐雯波和弟子糜耕雲出城前往頤和園觀賞園景；昆明湖上殘荷猶存，大千教導耕雲畫荷要領：

「畫荷主要在於畫荷葉及荷梗」。

「中國畫重在筆墨，而畫荷是用筆用墨的基本功夫。」接著細述用筆用墨的方法，耕雲從此開始在畫荷方面痛下功夫。（註十一）

三十六年冬，溥心畬膺選為滿族國大代表，三十七年春前往南京參加國民大會，選舉正、副總統後，即攜眷往天目山、杭州遊歷，傳說此際任教於國立杭州藝專。介壽堂除留守的家僕外，已人去樓空，無法重享共同欣賞名作，以及揮毫合作、吟詠唱和之樂，心中不免惆悵。

十一月上旬，大千由北平經蘇州返滬。

此際，大千不僅籌備預定年終舉行

千〉文中回憶：

「一九四八年，大千老師臨離上海前，把一本《大風堂同學錄》名冊和一枚〈大風堂門人會〉印章交給我，殷切期望我們大風堂同學能夠互相幫助，勤奮努力，不斷在繪畫藝術上取得優異的成績。」（註十二）

張善子在世時，即留下規矩，每位弟子均有〈大風堂弟子〉印章，如今不僅有了各地同門會組織、由李秋君題署的同學錄、同門會章，可算組織完備，未來成就可期。

飛返成都的大千，暫時拋開家事，埋首準備香港畫展作品。十二月中旬與



圖三 三十七年元宵節，大千作於香島在山樓的〈湖光山色〉。

的香港個展，從百歲合壽後，秋君囑咐雯波的一句「將來在外面我就是想得到他也做不到啊」看來，大千爲了國內政局、甘肅省議會和輿論的攻訐，似已懷有高舉遠引的意念。因此這次短暫停留上海期間，與友人合影留念，向學生交待《大風堂同學錄》和大風堂同門會印，頗有不知相見何日的味道。

大千險遭不測的五十生辰次日，大風堂各路弟子群集拜壽。欣見北平、上海、蘇州、四川、廣東……弟子齊集一堂，東、南、西、北口音交雜；想到這年三月二十八日「成都大風堂同門會」在昭覺寺成立時，對弟子的期勉：

「今日我國畫之前途，應由莘莘學子各盡所長，策群力以開拓廣闊之領域。要爲整個漢畫之宏偉成就計，不能如前人之孜孜矻矻僅爲一己之成名而已也。其於藝術所樹目標、範圍，亦自與前人不可同日而語。

故於從師之外，尤重同學之間相與切磋、共同鑽研，所謂良師益友並重可知。」（註十二）

因與弟子計議編輯《大風堂同學錄》，上載各人姓名、性別、籍貫和住址，以便將來分散之後，可以相互聯繫。大千遂將此事交蕭建初、巢章甫和陳從周三人辦理。

上海弟子伏文彥在〈緬懷先師張大

雯波飛港，下榻在九龍亞皆老街，畫展盛況空前，深得九龍藝林稱道。

元宵節那天，大千從香島在山樓遠眺：一重青山一重水，遠峰白雲飄浮，近處山腳三五間茅舍，水濱釣艇彷彿停留在古昔歲月，忽然興起湖山之思，作青綠設色〈湖光山色〉圖（圖三），題識二則：

「平林疏密樹，遠岫三兩家，東風原上暮，迷殺水楊花。己丑上元香島在山樓寫。蜀人大千張爰父。」——其一

「偶起湖山之思，援筆抒情，山色湖光，林壑蕭閒，天不輕以畀人，擾擾塵市者，何以知之。大千居士。」——其二

在港期間，除與嶺南派大師高劍父、美術教育家也是畫家的鮑少游交游，又應民國早年黨國要員廖仲愷遺孀國畫家何香凝之請，為時已和平取得北平的中共領袖毛澤東（潤之）作高一三二公分，寬六四·七公分的荷花一幅，亭亭玉立的白蓮，兩張迎風舒卷的墨葉；款署：

「潤之法家雅正 己丑二月大千張爰」（註十四）

三月八日婦女節那天，何香凝以所作〈梅菊圖〉一幅，贈送大千，上題七絕：

「先聞早具冲天志，後教猶存傲雪心，獨向天涯尋腳本，不知人世幾升沉。」款署：

「大千法家雅教 卅八年三八婦女節，香凝詩、畫；命醒女書之。」（註十五）

往澳門停留一段時間後，大千夫婦又到杭州盤桓了幾天。

三十七年農曆十月初，大千一行由北平南行途中，曾到戰前故居蘇州網師園作數日停留。初履網師園的雯波，對一切都感到新奇。在大千心中，相隔十年的蘇州景物依舊，但善子、善子參養的虎兒，以及跟虎兒合影中的長子心亮，皆已不在世間，不免唏噓惆悵。

與多位友人同游蘇州勝景，對他仍

願。

返家後的大千，與雯波和留在成都的男學生住在西郊金牛壩。大夫人慶蓉、三夫人宛君和一干女生，住在東郊沙河堡（鋪），大千則來去東、西兩處指導學生繪畫。

陶洛誦在〈張大千姬人楊宛君的故事〉中，描述楊宛君深宮怨婦般的生

活：

「一天，張大千突然來到沙河鋪，看見曾慶蓉只給宛君一碗湯喝，不由皺起眉頭，『怎麼就吃這個？』大千問。『宛君感冒了，不能吃油膩的東西。』曾慶蓉辯解道。『感冒也不能就吃這個呀！』『我們每天都吃這個。』宛君插話說：『不是籬芭豆就是泡菜。』待到宛君單獨與大千在一起時，大千勸解宛君要忍耐，並提筆給宛君寫了三個字『忍為高』掛在堂屋中央，說：『聽我的話，不要與她計較。』宛君流著傷感的淚水，低低地說：『好。』」

文註：

- 一、《張大千全傳》頁二〇六。
- 二、《渡海三家收藏展》圖六五。
- 三、《張大千生平和藝術》頁一四七（從師散記）。
- 四、《張大千先生詩文集》卷四頁十。
- 五、《傳記文學》卷五一期三頁七六。

是一種快慰。陪游的一位青年畫家郁文華，曾在上海觀賞過大千畫展，數日間為他研墨、鋪紙，仔細觀看大千揮毫賦色，顯得無限崇敬。在他的懇求下，大千先口頭答應收他為弟子，其後到上海取得文華以前老師首肯，始正式拜師。

大千在〈吳門紀游圖〉題識中，寫下數日間的游蹤：

「戊子十月朔。薄游吳門，叔良、新夫、文華……恭甫同登虎丘，窮劍池、冷香閣、致爽閣諸勝，禮仁壽塔而歸。小步山塘西山廟橋，遠眺雲巖橫山、清溪幽窗，布帆照日，蕭然意遠。及返城中，漫為季淵三兄作此，以記一時嘉會云爾，蜀郡張大千爰。」（註十六）

至於杭州、西湖，勝利後並非首次前往，他在〈重遊西湖〉詩中寫：

「三年找不到杭州，重見青山水上浮。高並兩峰雲暖暖，陰沉一逕竹修修。黃妃塔已成秋夢，忠烈祠空識舊遊。瓜皮艇子無多大，載酒還教一日留。己丑夏大千張爰。」（註十七）

半年來，他這樣匆匆來去，北平、蘇州、杭州、上海之間，似有意似無意地對故國河山，作最後的巡禮。

回到成都後的新課題，是準備應印度美術學會之邀，於新德里舉辦「張大千畫展」；順道往阿旃陀石窟考察及觀摹壁畫，是他在莫高窟時就許下的心

- 六、謝家孝著《張大千傳》頁三七〇。
- 七、謝家孝著《張大千傳》頁一七〇。
- 八、謝家孝著《張大千傳》頁一八四。
- 九、《徐悲鴻年譜》頁一四一。
- 十、《張大千先生詩文集》卷七頁八四。（按，大千跋神仙圖時為農曆九月下旬）。
- 十一、《張大千生平和藝術》頁一五三（聲畫昭精）糜耕雲撰。
- 十二、《張大千生平和藝術》頁一〇〇（緬懷吾師），王智圓撰。
- 十三、《張大千生平和藝術》頁一一〇。
- 十四、《張大千全傳》頁二一八。
- 十五、《張大千全傳》頁三一九。
- 十六、《張大千先生詩文集》卷七頁八六。
- 十七、《張大千先生詩文集》卷三頁一〇。

圖註：

- 一、《張大千書畫集》集四圖一〇五。
- 二、《張大千名蹟》頁六二，四川人民出版社。
- 三、《梅雲堂藏張大千畫》圖八三。